

簡單的快樂

如是我見

土耳其西南部的山地，有未經雕琢的自然風景和碧澄如玉的山間湖泊。在那裡，我們曾經歷過一次別具一格的土耳其「潑水節」。

進山的時候，我們的半敞篷越野車上除了我們，還有幾對來自英國和瑞典的夫婦，大家都是成年人，衣着光鮮、矜持有禮，渾身上下散發着教養的味道。

在半山腰的一個岔路口，我們停車休息。路邊有一個小吃攤，兩個裹着頭巾的土耳其婦女正在烙餅，她們先用一根細細長長的擀麵杖把一小團麵擀開，擀成一張又大又薄的麵皮，然後放到平底爐盤上烙，上面再撒上土豆、奶酪或是菠菜，最後把餅對合，摺起來熱乎乎地又香又可口。

重新上車坐定，導遊把他剛剛準備好的「武器」發給我們，於是我們每個人手裡都有了兩、三隻灌滿了山泉水的水瓶子。在遠遠看到頭一輛迎面開來的越野車時，我擰開了瓶子蓋兒，但想到素不相識的人身上潑水，好像不是成年人應該幹的事情。

在跨湖的高架橋下，停着一串等着過橋的越野吉普，我們遠遠地看到那條長龍，都禁不住興奮地歡呼起來——吉普車矮，我們的中巴比它們高，這是怎樣的先天優勢！

可惜我們並不需要過橋，所以只和這條龍的尾巴錯了個身，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居高臨下地給那幾輛吉普來個洪水滔天。在一條相對僻靜的山路上，一位當地的農夫騎着他的電動摩托慢悠悠地迎面駛來，我們二話沒說，至少三十升的水將他淋了個落湯雞。

土耳其的夏季，氣溫有近四十度，這一路的水仗起到了絕妙的降溫作用，半敞篷的車子裡灌進來的風很快就吹乾了我們的衣服。那一天，我們參觀了清真寺，拜訪了山地農家，在碧湖邊吃了鱒魚、騎了毛驢，甚至還去了一個古羅馬的城池……我們的衣服濕了乾，乾了濕，最慘的時候就好像剛從湖裡被人打撈上來，哪裡還有上車時的乾淨與整潔；而車裡原先的文明與安靜也早就被歡笑與尖叫所取代，我們都彷彿又成了小孩子，那份開心是這樣的真實與單純。也是在那一天裡，我發現，原來快樂可以如此的簡單。

林中洋

「洋開會」

馮進

域外漫筆

給南大的的是具有紀念意義的小禮品，譬如印有兩校名號和一九八七—二〇一二年、四分之二世紀的友誼等中英文字樣的條幅的鏡框——這是國際交流中心在我系教授幫助下製作的。南大方面回贈的也是校慶紀念冊和T恤。要說校方禮過於貴重，反倒會讓美方人員不安，蓋此舉有行賄之嫌也。

不過，到簽約完畢，互贈禮品的階段，就可以看出中國高校已「和國際接軌」，不再犯當年「大手大腳」、「賄賂賤賤」的低級錯誤了。我校送給南大的具有紀念意義的小禮品，譬如印有兩校名號和一九八七—二〇一二年、四分之二世紀的友誼等中英文字樣的條幅的鏡框——這是國際交流中心在我系教授幫助下製作的。

我們和南大校長見面、簽約的會議，當然是本次出訪的重頭戲。儀式不到一小時，其間還放映了南大為慶祝建校一百一十周年拍攝的紀錄短片，稱得上簡短高效。雙方校長都平易近和藹。南大的陳校長用英文簡短致辭，表示歡迎後，就在中方翻譯的配合下，說了二十分鐘的話。我們校長雖然不會說中文，但更為簡短，從頭到尾沒了不到十分鐘。有趣的是，兩位校長雖都發表了感謝對方、提倡加強交流合作的套話，但側重點有所區別。陳校長強調的是數據：南大師生中歷年來的院士數目、獲獎記錄、建成成果，以及新世紀的新目標——要把南大建

曾經滄海難為人

葉周

——電影《魯迅傳》流產紀略

上世紀六十年代，拍攝一部《魯迅傳》曾經是那一代文化界人士的夢想。陳白塵受命參加電影《魯迅傳》創作組，並擔任了主筆的重任。在電影劇本《魯迅傳》的創作過程中，他和葉以群等創作組的成員殫思極慮，在傳達官方政治理念和尊重歷史尊重藝術的矛盾與艱辛中艱難跋涉。最終卻是無功而返。

陳白塵既是著名的戲劇家，也是著名的戲劇教育家。他在諷刺喜劇方面的扛鼎之作《陞官圖》曾經轟動了上世紀四十年代的山城重慶。《陞官圖》開一代先河，作為中國現代政治諷刺喜劇的代表作。一九八八年慶祝陳白塵八十華誕時，南京重演了這部經典喜劇。舞台上貪官污吏群魔亂舞，使觀者聯想到現實中瀰漫的腐敗現象。觀眾在笑聲中思索。感受着半個世紀前的一出戲劇對現實的震撼。演出結束後，陳老登台演講。他語重心長地說：「如果生活中消除了腐敗之風，我這個戲也就沒有什麼針對性了，希望《陞官圖》這樣的戲以後會喪失演出的現實意義！」他的話在劇場中引起經久不息的掌聲。

在陳白塵漫長的創作生涯中，他擅長處理歷史題材，他創作的電影劇本《烏鴉與麻雀》、《宋景詩》、歷史話劇《大風歌》，和根據魯迅同名小說《阿Q正傳》改編的電影及舞台劇都享負盛名。他不僅是中國的一代喜劇大師、中國諷刺喜劇的開山鼻祖，在「文革」結束後，他還主政南京大學中文系，並成功培養出一大批新時代的戲劇人才。

白塵等前輩陪同我們家屬護送父親的骨灰到龍華烈士陵園安放。那時陳白塵已年逾古稀。後來又見過一次陳白塵，他出差到上海，住在東湖賓館。作協的郭信和通知母親，說他想見見我們。於是母親和我一起去看他。他和藹可親，見面中還和我們聊起三十年代在上海和父親的往事。他特別說：那個張春橋壞得很，是我和你爸爸介紹他加入了「左聯」，他當時不懂外文，辦雜誌還找你爸爸幫他的忙。陳伯伯重提舊事，是因為「文革」之初，正是這個張春橋主導了對父親的迫害，以莫須有的罪名致他於死地。也是這個張春橋在「文革」之前宣布解散了《魯迅傳》攝製組。

陳白塵伯伯與父親結識於三十年代，但是更緊密的合作是一九六〇年創作電影《魯迅傳》劇本時。那時父親以群是創作組組長，陳白塵是劇本執筆。

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時期，上海市委領導人在《紅旗》雜誌發表文章，提出了「超越魯迅」的口號。周恩來總理對此表示不同意見，認為我們應當先了解魯迅、學習魯迅，才能談到所謂的「超越魯迅」，為此，他指示上海文化部門的領導人拍攝一部反映魯迅生平電影，幫助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青年了解魯迅。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葉以群寫出了電影劇本《艱難時代——魯迅在上海》。由於以群是歷史的見證人，曾經與魯迅有過交往，也了解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寫魯迅充滿歷史難度，於是他的最初劇本只是力求客觀表現在風雨如晦的舊上海，魯迅作為一個文學家所經歷的艱難歲月。後來以群的劇本被認為太像記錄片，於是成立了龐大的創作組，請來了著名劇作家陳白塵，進行重新創作。可是各種意見提供給作者的依據卻又是莫衷一是。

一九六〇年初，葉以群利用在北京開會的機會當

面向周總理匯報了劇本的情況，周總理指出：「既然要重寫，我看拍上、下兩集，表現魯迅的一生。爭取明年七月先拿出上集，作為向黨成立四十周年的獻禮片。」上海市委書記石西民得知周總理的指示後就指派上海電影局長張竣祥和葉以群在一月七日晚上邀請在京的文化部副部長夏衍、中宣部副部長林默涵、中國作協副主席邵荃麟等人開會商量如何落實周總理的指示，拍攝反映魯迅一生的電影。

在會議上決定成立由葉以群、陳白塵、唐弢、柯靈、杜宣等人組成的《魯迅傳》創作組，陳白塵擔任執筆人；另外按照上海市委的指示決定成立由沈雁冰、周建人、許廣平、楊之華、巴金、周揚、夏衍、邵荃麟、陽翰笙、陳荒煤等人組成的《魯迅傳》顧問團。周總理在聽取有關人士的彙報後，指定葉以群擔任創作組組長，夏衍擔任顧問團團長。

一九六一年年初，《魯迅傳》攝製組(籌)成立，決定由上海天馬電影製片廠籌拍電影《魯迅傳》(上下集)，攝製組中匯集了全國電影界的精英：于伶擔任歷史顧問，陳白塵、葉以群、唐弢、柯靈、杜宣集體編劇，陳鯉庭執導，一九六三年，電影《魯迅傳》已經選定攝製陣容：趙丹飾魯迅，于藍飾許廣平，孫道臨飾瞿秋白，藍馬飾李大釗，于是之飾范愛農，石羽飾胡適，謝添扮演阿Q。

可是如何定位魯迅始終是創作組一直爭論不休的一個焦點。最初以群根據周總理的囑託寫出了初稿《艱難的歲月——魯迅在上海》。主要集中描寫了魯迅在上海的艱苦生活。以群三十年代一直在上海從事左翼文化工作，與魯迅是相識的。在他自己的文章中曾經記錄過與魯迅的幾次見面。

一九三二年，以群在上海擔任左聯組織部長時，曾因工作關係，多次見過魯迅。一次是陪同魯迅去一些愛好美術的青年組織的畫會演講。還有一九三四年，二十三歲的以群在上海從事左翼文藝活動，遭人污陷失去了與共產黨上級組織的聯繫。就在他工作沒了着落，失去生活來源的困境下，他叩開了四川北路上魯迅寓所的門，他想請魯迅代他轉一下關係，使之與組織接上頭；並且想向魯迅借些錢。記得那天魯迅坐在書房裡半個的圈椅上，一面吸着煙，一面不停地對以群講着和他關聯的一些文人的故事。

(四之一)



電影《魯迅傳》籌拍初期合影：周揚(左六)，以群(左三)，陳白塵(右三)，陳鯉庭(右四)，趙丹(右五)，于藍(左五)，于之(左四)，謝添(左一)，杜宣(左二)。

婚姻是女人的詞

雲翦愁

婚姻這個詞很有點意思。造字的先人是男還是女？竟然不在乎男人的地位，全由女人撐起這片天。婚姻就是——因為女人昏了頭。這是兩個會意字，古人的表達直白純粹。這個名詞的意思就擺在了字面上。做為婚姻關係的另一主角，男人，在此隱身了，抑或渺小到不值一提。

動物世界的兩性關係也許可以解釋古人的用意。動物的兩性關係純真而直接，都是雄性追着雌性交配。雄性為此需得戰勝其他競爭者，證明自己的強大、優秀、美麗，才能獲得雌性青睞。可以這麼說，有雄性的地方，不定有雌性。而有雌性的地方，必吸引雌性左右徘徊虎視眈眈。而雌性願意接受雄性，才能完成種族的傳宗接代。貌似弱勢被動的雌性，其實在這場關係中，佔據着絕對的優先選擇權。

當人類社會，僅憑一時被愛情沖昏頭就莽撞進入圍城的女人，越來越稀有。頭腦無比清醒，手執算盤先摸底、調查、研究，算過賬後，這個男人性價比出來了，嫁不嫁，女人才會謹慎地給出答案。

有錢女人不乏追求者。婚姻的功能於她可以簡化到只剩下愛情。誰有本事讓激情沖昏她，誰就有可能抱得「財女」歸。精明的窮女人，喜歡追逐有錢的男人。婚姻於她，是一種通往財富與品質生活的捷徑。不管男人通過什麼途徑致富，這錢女人只通過過男人就能致富。這是女人投機取巧的一種情性。但女人承擔着耗時耗體能的生育大任，青春又短似流星閃過，就算是好吃懶做勢利貪財，也似乎沒有什麼不原諒的。

男人是沒有進化好的人類，不僅體現在毛髮上，也體現在思維上。比之女人，男人野性難馴原始不羈，更接近動物本性。如果可以不用結婚就能擁有女人和後代、享受性歡愉，多數男人都不會選擇圍城困住自己。他們害怕失去自由。女人自己昏了頭、男人因為女人而昏了頭、還是彼此互昏？不管哪個理由，都離不開女人，都以女人為主要核心。所以，古人到現在都沒錯，婚姻這個詞，就是女人的詞。男人寧願被忽視，玩隱身，反正就是不太樂意被婚姻綁定。

燈下散思

蔡文姬(琰)所作《胡笳十八拍》，字字血淚，誠如郭沫若所言：「真是好詩，百讀不厭。非親身經歷者不能作此。」陷入胡境已生育二子的蔡文姬，要被曹操接回漢家，別夫離子的心緒如萬箭穿心，「日月無私兮曾不照臨，子母分離兮意難任，同天隔越兮如商參。生死不知兮何處尋？」世間痛苦莫過於母子分離，蔡文姬為了繼承父(蔡邕)志，忍受別子之痛，所以才能寫出驚天泣地泣鬼神的《胡笳十八拍》。

謝晉在世時曾言：「演員忙着割雙眼皮，是一種糟蹋自己的笨拙行為。」此言真是一語中的。一個演員，不靠豐富自己的知識、提高演技贏人，而是靠割眼皮、墊鼻樑、搽胭脂抹粉取悅觀眾，還有什麼出息？當年李保田飾演的「劉羅鍋」為什麼讓人叫好？因為劉羅鍋「可愛」而「美麗」也。醜的人不一定不美，這要從人品、氣質識別；俊的人不一定就美，這也要從人品、氣質識別。「劉羅鍋」讓億萬觀眾傾倒的原因是：故事好，劇本好，演技好，還有一條，就是那首帶有繞口令色彩的主題歌也好：「……是也不是，不是也是……」云云。

奧運動物也瘋狂

某報載，某地開糖酒交易會，一酒廠捐兩千把廣告紅傘造勢，結果遭哄搶所剩無幾。其中有這樣精彩幾筆：「……一位退休老工人得知有人哄搶廣告紅傘的事情後，曾反覆告誡家人別幹這種事。但是，當他上街後，看到許多人拿這拿那，經不住誘惑，順手拔起一根廣告

我這一個個。長頸鹿：就憑我這人高馬大的，就算遇到「美國籃球夢之隊」我都蓋(蓋帽)他沒商量。貓頭鷹：正因為我有「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習慣，所以我從保衛科被調到了射擊隊。章魚：就憑我這隻多隻手，舉重項目非我莫屬了，不管抓舉還是挺舉，我不僅一下能抓兩槓鈴，而且還可以騰出幾隻手跟觀眾們打招呼致敬呢！海龜：我是可圈可點的花樣游泳運動員，尤其擅長在水裡面游泳游泳頂球。別人總說我原籍是海裡的，其實我的老家在「天下第一鄉」的河北吳橋。烏龜：我最適合從事擊劍和拳擊項目，而且我平時還經常看兵法，深知在對戰中的要領，打不過就跑，跑不了就把腦袋縮起來。別人都笑我是縮頭烏龜，其實他們根本不懂，告訴你，我今天大踏步地縮擊，就是為了明天大踏步地反擊。

文化什錦

袋鼠：我早就憋足了勁要起我這個體型。可是現在有件事挺發愁的，因為我至今沒有買到參加比賽時穿的特大號褲衩，要說平時在水裡一切從簡，也就算了，可在陸地上不穿褲衩不成，那可真是把臉丟得「藍光」了！屎殼郎：二〇一二年奧運會上又沒有咱中國男足的身影！都說中國足球這臭氣，這不明顯是侮辱人家嗎？有句名言說得好：踢一場足球容易，難的是踢一輩子臭球。中國男足如果學到這屎殼郎滾糞球的腳法，到場上還用踢麼？只要一出腳，保證對方十一名隊員連同裁判員都被熏趴下！喜鵲：我就做個奧運志願者吧，專門負責報喜工作，只要有誰摘金奪銀的，我保證第一時間向全世界媒體公布，不然对不起我這個一報喜鳥一稱號。公雞：如果讓我當奧運會裁判，大家儘管放心，在我這根本不存在錯判、誤判、漏判現象，因為我可是官場的「金哨」，素有一唱雄雞天下白的氣勢，哪能吹黑哨呢！如果在我身上發生有悖於體育競技道德風尚精神的現象，你不用猶豫，不用客氣，趕緊找個手術刀，過來挖我的雞眼吧！

詹華

人類要開奧運了，動物也跟着興奮了！今天陸海空三軍動物大集合，看看到底誰是真正的奧運粉絲，且聽動物們自吹自擂地來段「個人魅力本論」。蚯蚓：我長得像條似的，一定要參加柔術比賽。大象：我不打高爾夫球不起碼上邊這根大鼻子。猴：反正不管比啥項目，我倆都是混雙組合。獅子：我這靈活的身姿最適合打排球，「猴子撈月」是我的看家本領。長臂猿：我這大長胳膊，不管投標還是擲鐵餅，那是一扔一個遠。長頸鹿：就憑我這人高馬大的，就算遇到「美國籃球夢之隊」我都蓋(蓋帽)他沒商量。貓頭鷹：正因為我有「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習慣，所以我從保衛科被調到了射擊隊。章魚：就憑我這隻多隻手，舉重項目非我莫屬了，不管抓舉還是挺舉，我不僅一下能抓兩槓鈴，而且還可以騰出幾隻手跟觀眾們打招呼致敬呢！海龜：我是可圈可點的花樣游泳運動員，尤其擅長在水裡面游泳游泳頂球。別人總說我原籍是海裡的，其實我的老家在「天下第一鄉」的河北吳橋。烏龜：我最適合從事擊劍和拳擊項目，而且我平時還經常看兵法，深知在對戰中的要領，打不過就跑，跑不了就把腦袋縮起來。別人都笑我是縮頭烏龜，其實他們根本不懂，告訴你，我今天大踏步地縮擊，就是為了明天大踏步地反擊。